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26

珍藏本

江湖浪子系列

好马不吃回头草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27

珍藏本

江湖浪子系列

好马不吃回头草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41-X1·652 全套定价:150.00 元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浪子系列)

好马不吃回头草

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浪子系列)

好马不吃回头草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公小红

封面设计:刘 谢

江湖浪子系列(好马不吃回头草)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0 字数:38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41-X/I·652 定价:150 元

(本套上下二册定价 28.80 元)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第一章 女王蜂洞房溅血

洛阳。

七里坡。

长坡的尽头，有一栋巍峨、雄壮、高大、宏伟，呈“凹”字形的现代化建筑，宽广的院子里，植满了奇花异卉，雪白的围墙上，还绘精彩图，画的全部是大楼主人过五关斩六将，叱咤风云的“丰功伟绩”。

主人复姓西门，名小仙，因为系被一位姓张的老人抚养长大，所以又叫张小仙，偏名阿郎，外号万能博士，头脑好，点子多，精灵刁钻，颇有点戴方帽者的架式。

提起阿郎来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地不分东南西北，可谓家喻户晓，尽人皆知，乃是鼎鼎大名，大名鼎鼎的知名人物，身为白吃教的教主，开封白吃赌坊的大老板，复兼任少林寺的荣誉掌门人，以及天竺波罗门的第十七代掌门人。还有他的老搭档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，也是风头极健，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以尚不足弱冠之年，便在武林中建立起牢不可破的霸主地位。

因而，使早年在江湖上流传的那一首打油诗：“神偷赌仙天魔女，邪僧怪道无情尼；细数天下英雄榜，一帮二倭三刀客”。现在已经改为：“神偷赌仙道与僧，阿郎脚下齐称臣；细数天下英雄榜，多多皮蛋大笨牛”。

然而，虽然功成名就，不可一世，却依旧改不了他们烧包、张狂、爱出风头、吹牛说大话，好大喜功的毛病。

不是吗，大楼的顶上，“白吃教”三个大金字，足有丈许见方，大是够大，还涂了金粉，也够招风，字的本身则令人不敢恭维，歪七扭八的，难登大雅之堂，原来是阿郎、皮蛋、多多三人自己的“杰作”，并非名家手笔。

楼顶的正中央，插着一面白吃教的教旗，很简单，一面丈二白布上，画了一张大嘴巴，创作者是大笨牛，好吃的本性，跃然“旗”上。

他们真会废物利用，更会把握机会，自我宣传，在楼下的石壁上，请人将他们四个人的肖像全部雕刻上去，小仙、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，还煞有介事地上面亲笔签名。

更绝的是，白吃教成立至今，不过才一年的光景，居然一点也不懂得谦虚、含蓄，在最显眼的地方，砌了一间“史迹馆”，陈列的东西尤其荒唐、可笑，连当初戏弄鸿儒学堂西席仇水阁的歪诗，邪僧不了从普陀山观音大金座前偷来的金香炉，甚至从神偷赌仙，邪僧怪道等人身上割下来的毛毛草草，亦堂而皇之的公开展示出来。

今天，对白吃教而言，是一个大日子，大楼落成启用，正式开张营业，准备大干特干，创一番更辉煌更灿烂的事业。

场面好热闹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字画匾额，堆积如山，花环花篮，直从山坡上排到山坡下。

小仙领导有方，白吃教发展迅速，这时已有徒众近百，清一色全是年纪不大的青年。大家都穿着崭新的白吃装——藏青色的紧身衣、长裤，足履长统马靴，头戴白色帽子，胸前有两排金黄色的铜扣，排扣的中间，上面是几朵飘浮的白云，象征“白”字，下面画着一张嘴，嘴巴大张，颇有吞鲸食象的架势，合起来正好是“白吃”的意思，比空中少爷还要神气三分。在教主张小仙，副教主千面女郎钱多多，总护法马屁大王皮蛋，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，以及首席香主空空的指挥下，忙前忙后，忙里忙外，忙得一塌糊涂，也忙得乐，忙得爽！

鸿儒学堂的同窗们，如阿雄阿珠等人，又露了一手绝活儿，集体来此义务帮工。

凡是送礼的朋友，接待的人总不忘交代一句：“明天请早！”因为明天另有压轴好戏，小仙与多多要拜堂成亲。

“明天请早！”

“请一定光临！”

“最好扶老携幼！”

“可以带亲戚朋友来！”

“欢迎带左邻右舍来！”

“最好自备水桶！”

“吃不完提着走！”

“不醉不散！”

“不醉不归！”

什么人玩什么鸟，什么样的教主，就会调教出什么样的教徒来，竟然有这种张狂、烧包的语言。毫无疑问，对白吃教而言，这是一件天大地大的大事，自然要隆重剪彩，好好的烧一烧。

丝带早已挂好，从南楼直达北楼，足足用去五六匹红绫，一共扎了十个彩球，准备要请十个人来共商盛举，再创建一个武林新记录。

剪彩者自非名流莫属，除阿郎、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自己四人外，还请了丐帮的太上帮主老盖仙洪五爷、三绝婆婆、阿郎的父亲西门豪、母亲公孙凤、多多的父亲，阿郎的丈人大刀钱四海，以及大笨牛的母亲天魔女秋水寒。

可是，洪五爷、三绝婆婆、钱四海俱已到达，西门豪、公孙凤与秋水寒却迟迟未到。

老盖仙洪五爷皱一下眉头，对阿郎说：

“小兄弟，你父亲跟母亲在搞什么鬼，怎么至今未到，可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？”

阿郎不假思索，马上答道：

“正在蜜月旅行的途中。”

洪五爷冷然一晒，疯言疯语地说：“呵！这可鲜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眼看就要做公公婆婆，甚至爷爷奶奶了，还去度蜜月？”

三绝婆婆是公孙凤的干妈，忙说：

“门儿和凤儿，命运坎坷，好不容易才结成夫妻，补度一次蜜月也是应该的。”

老盖仙一向口没遮拦，乱“盖”惯了，说：

“白吃教的开坛大典，事非等闲，小兄弟的终身大事更非得他二人亲自出面主持不可，再‘蜜’也不该将这么重大的事情给‘蜜’忘吧？”

阿郎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前不久，我爹还托人带来口信，一定会准时来七里坡。”

洪五爷昂首望望天色，说：

“事实上现在已经误点了。”

大笨牛天性心直口快，立刻说：

“可不是吗？我看不是被人绑票，就是发生灾难。”

皮蛋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呸呸呸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你不开口，没人会把你当哑巴，大喜的日子里，少说丧气话。”

三绝婆婆“咦”了一声，说：

“大笨牛，你娘怎么也没有来，你们母子不是一道来的？”

大笨牛说：

“苗疆那个鬼地方，住不到一个月，一听说阿郎跟多多要结婚啦，我就先一步离开天魔教，我娘随后就到，一定会带来很多贺礼。”

洪五爷再度看一下天色，正容道：

“我看不必等啦，现在吉时将过，咱们不妨先行剪彩，明日嫁娶之事必须早作准备，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。”

大刀钱四海立即随声附和说：

“是啊！我们父女耗在此地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”

事实如此，急也无用，阿郎心意三转而决，当即七人一字排开，老盖仙居中，三绝婆婆、皮蛋、大笨牛在右，钱四海、阿郎、多多在左，大剪刀一张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剪断彩带，完成了剪彩大典。

“劈哩啪啦！”

“劈哩啪啦！”

白吃教的徒众，随即点燃鞭炮，放起烟火来。

“白吃教万岁！”

“阿郎教主万岁！”

“多多副教主万岁！”

“皮蛋总护法万岁！”

“大笨牛堂主万岁！”

“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“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炮声隆隆，烟硝弥漫中，众教徒如疯似狂，乱吼乱叫，陷入一片狂热的庆祝热潮中。

就在此刻，负责收受礼物的阿雄，却突然在那边大声嚷嚷：“奇事！奇事！这里有爆炸性的大新闻。”

阿郎、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都一个箭步便冲上去同声追问道：

“是什么大新闻？鲜不鲜？怪不怪？”

阿雄来不及开口，阿珠抢先说：

“鲜啊！怪哪！太阳从西边出来啦！臭水沟居然送礼来啦！”

鲜！的确鲜！怪！也的确怪！仇水阁恨阿郎入骨，报复

尤唯恐不及，不可能送礼来，多多疑云满面地说：

“阿雄，你没有搞错吧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阿雄以肯定的语气说：

“没有错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”

西门小仙大摇其头说：

“怪哉！臭水沟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”

阿珠说：

“许是已改过从善。”

大笨牛说：

“或者是改邪归正。”

皮蛋说：

“甚至可能是良心发现啦！”

多多问：

“礼物在哪里？”

阿雄将礼物取过来，说：

“可能是一块匾。”

皮蛋说：“快打开瞧瞧。”

话是多余，阿郎已三把两把，将外面的包装纸撕掉。

果然是一块匾，上书：“小仙先生，多多小姐，结婚志庆”中间是两个大字：‘因受’，下书：“仇水阁敬贺”，还盖了一个大红印。

大家有目共睹，认得是仇水阁的亲笔没错。

但是，多数人对“因受”二字是什么意思，却是仿若鸭子听雷——莫在羊（不知道）。

大笨牛傻呼呼地说：

“恭喜老大，贺喜老大。”

通！阿郎屈指在大笨牛头上敲了一个爆栗子，怒冲冲地说：

“妈的，你知道‘因受’二字的意思吗？”

大笨牛摇头说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为什么要乱贺一通？”

“老师送的，大概不会错吧？”

“错！错！错！一路错到底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臭水沟骂人不带脏字，杀人不用刀子，他在作文字游戏，存心消遣本教主。”

盛怒之下，立将匾额捣毁砸烂，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，吐了几口口水后，又自语道：

“你娘！臭水沟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，本教主保证会加倍奉还！”

皮蛋问：

“小仙，你懂得‘因受’的含义？”

阿郎怒问：

“奶奶的！臭水沟是文抄公，他是抄袭别人的。”

小和尚空空说：

“因受二字究竟是啥意思嘛？小僧读书少，看不懂，请教主揭开这个闷葫芦吧！”

张小仙沉吟一下，振振有词地说：

“以前有一位名士去逛窑子，遇上一位名妓，名妓对这位名士的文才十分仰慕，要求他题几个字送给她。名士当即

一口答应下来，不久便差人送一块匾，上面写的就是‘因受’二字，由于名士的名头太大，名妓高兴得不得了，特别在香阁内选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挂起来。不料，事隔未几，被另一位文士看到，一语说破，名妓气个半死，立将匾额取下，付之一炬。”

多多焦急地问道：

“那位文士怎么说？”

阿郎文诌诌地说：

“那位文士说：‘因受’者乃无‘心’的‘恩爱’也！”

皮蛋惊“哦”一声，说：

“娘的！‘因受’加一个‘心’字，可不正是‘恩爱’吗，分明是在骂妓女生张熟李，虚情假意，毫无“恩爱”可言，臭水沟这个老小子好毒，挑明了骂阿郎跟多多是露水夫妻。”

大笨牛破口大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！换句话说，也等于在骂多多是个出卖灵肉，玩弄感情的青楼女子。”

小和尚空空补充说：

“这样一来，我们伟大而又仁慈可爱的阿郎教主，岂不就变成一个喜欢拈花惹草，到处留情的嫖客啦！”

最气最恼的首推多多，跺着脚，咬牙切齿地嗔怒道：

“卑鄙！无耻！下流！可恶！可恼！可恨！臭水沟啊臭水沟，咱们师生情份已尽，从此与你势不两立。”

空空说：

“对！量小非君子！”